

全新修订  
典 | 藏 | 版

海宴  
HAIYAN

作品

琅琊榜

下

四川文艺出版社

HAI YAN  
海宴  
作品

下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琅琊榜 / 海宴著. — 2 版.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11-3250-6

I. ①琅…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5282 号

---


Lang Ya Bang

琅琊榜

海 宴 著

出版统筹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庆宁 王筠竹  
特约编辑 狐 辰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封面绘图 纳 言

---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8mm×235mm 1/16  
印 张 55.75  
字 数 92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50-6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十章	咬咬我心	119
第九章	一发千钧	104
第八章	百密一疏	091
第七章	稚子之约	079
第六章	御殿觐君	067
第五章	迷离往事	053
第四章	麒麟之才	035
第三章	好逑之争	024
第二章	小显峥嵘	012
第一章	初临帝京	001
上册		
推荐序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雪映忠魂	魔高道高	各显神通	覆手为雨	翻手为云	杀机渐近	智珠暗握	牵藤挂蔓	荒园疑骸	侠骨柔肠	惊魂截杀
258	246	233	219	208	194	181	168	153	142	129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中册
天翻地覆	嘉宾云集	大楚来客	密室初启	两败俱伤	惊天一震	歌舞升平	朔风渐紧	以静制动	除夕血案	云收雾散	暗流突起	
404	391	379	368	355	346	332	319	308	297	282	269	

第三十四章	情绝义断	416
第三十五章	覆巢之下	431
第三十六章	天牢末路	446
第三十七章	慈亲永绝	461
第三十八章	此消彼长	472
第三十九章	旧日之痕	485
第四十章	此去经年	495
第四十一章	东宫惊变	508
第四十二章	已露锋芒	523
第四十三章	山雨欲来	532
第四十四章	城门劫囚	543
第四十五章	寒风满楼	558
第四十六章	一诺千金	571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五十八章	再返京华	725
第五十七章	情深难寿	713
第五十六章	劫后余生	703
第五十五章	困兽犹斗	689
第五十四章	故人重逢	677
第五十三章	惨烈真相	663
第五十二章	胜券在握	648
第五十一章	一剑封喉	633
第五十章	唇枪舌剑	622
第四十九章	步步惊心	610
第四十八章	兵行险招	598
第四十七章	行兵布阵	583
	下册	



再版后记	
尾声	风起
最终章	情义千秋
第六十八章	血色清名
第六十七章	金阶狂澜
第六十六章	推心置腹
第六十五章	尺素烈狱
第六十四章	天若有情
第六十三章	何忧何求
第六十二章	暗夜微漪
第六十一章	莫逆相知
第六十章	火寒奇毒
第五十九章	有朋远来
859	857
842	830
821	811
800	789
778	767
756	745
734	

## 第四十七章 行兵布阵



被誉为最快活的言豫津，其实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从容。锦衣绣袍、华鞍骏马奔过金陵街市的这位贵家公子，不久前才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个任务，一个虽没有什么危险，但也不容易完成的任务。

对于言阙开始重涉朝局的事，言豫津早有察觉，不过切切实实从父亲口中得到印证，是在今年除夕的夜里。那一晚祠堂祭祖完毕后，父子二人回到暖洋洋的小厢房，围炉饮酒，畅谈了将近一夜。

言阙年轻时的风云往事，言豫津只听梅长苏大略说过那么一件，这次听当事人自己回忆过往，更有另一番意味。在言阙往昔的那些岁月里，有淋漓豪情，有挥斥方遒，有壮怀激烈，有悲苦惨伤，有那么多需要怀念的人，有那么多难以忘怀的事。十几年的消沉颓废，依旧不能改变热情激昂的本性，仰首痛饮，掷杯低吟，这位早已英气消磨的老侯爷的脸，在倾吐往事时却显得那么神采奕奕，丝毫不见委顿苍老的模样。

言豫津觉得，他喜欢这样的父亲，那活生生的、情绪鲜明的父亲。

“豫儿，”言阙抚着儿子的肩，直视着他的眼睛，“为父不喜欢党争，那太丑恶，会吞噬掉太多的美善；我也不喜欢梅长苏，他太诡谲、太让人捉摸不透，所以以前也只肯答应为他做有限的一些事。但这一次，我决定要尽全力帮他，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和靖王的这个决定……实在让我感到震动。明知是陷阱，是圈套，利弊如此明显，但仍然要去救，所为的，只不过是往日的情义和公道……我已经太久没有见过这么蠢，却又这么有胆魄的人了。如果这次我不帮他们，将来有何颜面

去见泉下的故友？豫儿，为父的这份心思，你能理解吗？”

“我明白。”言豫津收起素日跳脱的表情，熊熊炉火映射下的双眸分外幽深，“爹，你放心，孩儿是言家子孙，明白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对于如今的朝局，孩儿的看法其实与爹相同，只是我不太了解靖王……不过，既然爹和苏兄都愿意为他所用，他就一定有过人之处。”

“靖王自幼便跟在祁王身边，为人处世、治国方略等都承袭自祁王，这一点我对他还是信心的。不过他的性情不太像他哥哥，多了些坚毅执拗，少了点潇洒意味。你年纪小，只怕记不清祁王了……景禹……非常像他的母亲……”

对于年少时的痴狂，对于自己与宸妃之间的情愫，言阙刚才在回忆旧事时说得非常隐晦。但言豫津心思聪颖，已有所觉。此时他看着沉吟的父亲，心中的滋味有些复杂，说不出是感慨还是惘然。

景禹……豫津……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关联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下意识的所为，言豫津没有开口询问。但作为一个在内心深处非常在意父亲的孩子，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另一个问题。

“爹，那我呢？我也像我娘吗？”

“你啊……”言阙回过了神，看着儿子，眼睛里露出慈爱的神情，“你像我，像我年轻时候。不过，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希望你不要像现在的我才好。”

“爹现在很好啊，心也没有冷，人也没有老，有什么不好的？”

“你这孩子，就是嘴甜。”言阙笑了起来，给儿子又满上一杯酒。

“其实以前的事我并没有全忘，林伯伯，宸妃娘娘，还有祁王，我都记得一点点。”言豫津仰着下巴回想，“祁王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好，有什么问题问他，总是解答得很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时，也照管得十分周全，不像林殊哥哥，一会儿就不耐烦了，嫌我们慢，又嫌我们笨，动不动就把我们从马背上捉下来丢进车里叫嬷嬷照看，自己先跑到前面去……这个我记得最清楚了！”

言阙忍不住笑了笑，不过这缕笑容很快就淡去了，“小殊……唉，最可惜的就是他了……”

言豫津见父亲又开始伤感，忙道：“爹，苏兄到底想让您怎么帮他，说过了吗？”

“大概说了一下。我这一部分主要是在当天把夏江引出来，以及事发后暗中联

络朝臣替靖王开脱，都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言阙说得简单，但只要细想就知道并不容易，尤其是后一件事，更加需要精确的判断和分寸上的严密掌控，稍有偏差，便会适得其反。

“爹，您有把握吗？”

“事在人为。”言阙面上突现傲气，“爹冷眼看朝局这么多年，这点判断还是拿得准的。”

“有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孩儿来帮您做？”

“梅长苏倒是说过想请你帮忙，不过他让我先问你一声，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勉强。”

言豫津苦笑道：“这个苏兄，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到底什么事啊？”

“他没说明，我还要跟他碰一次面，到时再问吧。”言阙用力握了握儿子的肩头，道，“梅长苏答应不会让你做危险的事，我也不会让你冒险的。”

“爹，没关系的……”

“你觉得没关系，爹觉得有关系。听话，这些年，爹已经很委屈你了。”

言豫津有些不习惯这样温情的父亲，鼻子有些发酸，仰首一杯酒，将胸中的翻腾压了下去。

那一夜父子二人喝了整整一坛半酒才倒下，彼此都第一次发现对方的酒量居然这么好。这一醉就醉到了日上三竿，醒来时发现一个俊秀冷漠的少年正蹲在面前盯着他们看，一看到他们睁开眼睛便塞过来一封信，大声道：“烧掉！”说完就消失了。

虽然余醉未消，但言阙总算还足够清醒，没有按照少年简洁的指令直接把信烧掉，而是先拆开来看了一遍。

正是因为这封信，初四那天，言豫津纵马跑过金陵街头，招摇无比地去拜访他的朋友们，最后，来到纪王府前。

素以性情爽直，通音好酒著称的皇叔纪王，是言豫津的忘年之交，一见到这位小友便乐开了花，忙接入府中殷勤招待，还把自己新调教的乐师、歌姬全数叫了出来献演。

不过尽管他盛情殷殷，可才刚刚酒过三巡，言豫津看起来便有些心不在焉，只是出于礼貌，还做出一副凝神欣赏的表情，可惜那目光早就散得没边儿了。

“你的耳朵啊，就是让妙音坊给养刁了。”纪王悻悻地道，“我府里这些个粗浅的玩意儿，你当然瞧不上了。”

“王爷就别光说我了，您自己不也是这样？”言豫津毫不在意地一挥手，“最迷宫羽姑娘那把琴的人，恐怕不是我吧？”

“唉，”纪王叹了一口气，“可惜了妙音坊这样的去处，怎么就通匪了呢……”

“切，这您也信……”言豫津刚刚冲口而出，又好像立即意识到了什么，半中腰吞了回去，举杯敬酒。

纪王立即明白，不动声色地又陪他喝了两杯，便遣退了下人，挪到言豫津身边来，小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妙音坊根本没有通匪的事？”

“通什么匪？”言豫津把嘴一撇，“哪股匪徒，可有名目？刑部有相关案卷吗？主告人是谁？有没有丝毫证据？根本子虚乌有的事罢了。”

“既是冤枉，妙音坊里的人为什么会提前避罪逃走呢？”

“很简单，通匪是冤枉的，但得罪了人却是真的。惹到了惹不起的人，不逃等死吗？”

纪王顿时不平之气发作，怒道：“天子脚下，谁这么张狂？”

言豫津瞥他一眼，压低了声音道：“王爷，当天去抓人的是谁，您难道不知道？”

“这我倒听说过，不是刑部，是大理寺……”纪王说到这里突然明白过来，大理寺丞朱樾是誉王的小舅子，素来以好色闻名，如果说是他仗着姐夫之势想要霸占宫羽，倒也不算什么离奇的事。

“现在您明白了吧，宫羽也是没辙。她只想着躲过这一阵，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

纪王眉尖一挑，突然指着言豫津怪笑起来。

“王爷怎么了？”

“宫羽姑娘怎么想的，你怎么知道？”纪王坏笑道，“说，是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

“我、我、我哪有？”言豫津一惊之下，不由结巴起来，“王爷可、可别乱说……”

“心虚了，心虚了！”纪王大笑着，紧追不舍，“小豫津，跟我说说实话有什么打紧的？我也挺担心宫羽姑娘的，她还好吧？”

言豫津看了他半天，才放弃地垮下肩膀，道：“也不是我把她藏起来，是她逃出来后身陷困境，派人来向我求助，我稍稍施了些援手罢了。现在她还不错，练了新曲子，年前我送年货过去给她时，还听了呢。”

纪王也是个乐迷，一听宫羽姑娘有新曲子，立即忍不住垂涎三尺，拽着言豫津的胳膊道：“你得带我去，我跟宫羽姑娘也是有旧交的，她落难怎么能不问候一声？”

“可是……”

“放心啦，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朱樾吗？那小子我还不放在眼里，誉王也不至于为这个跟我翻脸的，好歹我也是他长辈。”

“其实……”言豫津拖长了声音道，“带您去也没什么，不过宫羽姑娘有些心灰意冷，只怕不会想多见你们这些贵人。”

“我跟那些人一样吗？”纪王拍着桌子道，“你这么说我还非要去了。走，现在就走！”

“哪有人这么急的？”言豫津失笑道，“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好吧，反正也拗不过您，我就拼着被宫姑娘责备，明天来带您走一趟。”

“这还差不多。明天什么时候？”

“下午未时吧，上午要陪我爹出一趟门。”

“还真是孝顺儿子呢。”纪王哈哈一笑，“行，未时就未时，你可不许食言。”

“我要是食言，您还不打上门来？”言豫津伸了个懒腰道，“您明天可别穿王服，咱们得悄悄去才行。”

“知道知道。”纪王连声应着，又命人重新摆了新鲜菜肴，拉着打算告辞的客人又喝了半个多时辰，眼看着天色暗了，才放他出门。

这时已刮起了夜风，空气中有些浊重的腥味，预示着明天绝非艳阳晴天。言豫津把斗篷的顶兜罩上，翻身上马。

雪白的狐毛围边里，那张总是灿烂明亮的脸庞略略有些严肃。

“初五下午未时左右带纪王至登甲巷北支宫羽处。”这就是梅长苏要求言豫津做的事。他认真地执行了，也认真地思考了。

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够想明白在整个计划中，梅长苏要他这么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当言豫津在纪王府欣赏欢歌艳舞的时候，梅长苏也在自己的苏府秘密接待了一行人。只不过，这里的气氛要稍微偏凝重一些。

“我总共带来了十个人，武功虽然不怎么样，好在轻功都不错，更是用药使毒的高手。梅宗主尽管按自己的意思用他们吧。”说话的这人坐在梅长苏的上手，大约六十多岁的样子，身形干瘦，发丝雪白，但面色却极为红润，跟这座宅院的主人相比，看起来竟要精神许多。

“真是多谢素谷主了。这次还要借谷主的名头行事，真是过意不去。”梅长苏微笑着欠身致意。

“梅宗主说哪里话？卫峥是我什么人，他叫我这些年义父是白叫的吗？我出关后领着孩子们一路追过来本就是为了救他，还谢我做什么？”素天枢爽快地挥着手，“至于名头什么的，爱用就用吧。这么危险的行动，难保没有失手的人，到时候不管谁被抓住了，都尽管说是我药王谷的，不用牵连到旁人。反正我们药王谷天高皇帝远的，朝瘴林子里一躲，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梅长苏被他说得一笑，也点头道：“这话倒是真的。记得我第一次到药王谷去，那可是晕头转向，如果不是蔺晨带着，多半到这会儿还没走出来呢。”

素天枢哈哈大笑一阵，夸道：“不过梅宗主你还真是了不起，蔺公子不过带你一次，第二次你就独自破了我的机关。如果朝廷也有你这样的人物，刚才那种大话我可不敢说。”

“那是素谷主手下留情。”梅长苏执壶斟茶，又问道，“素谷主过浔阳的时候，云家的情形如何？”

“你放心，云氏名声素佳，朝中又有人作保，悬镜司对他们也没什么死追烂打的兴趣，所以一直没有以叛逆定罪，着地方官监看。云家是浔阳世代望族，地方官也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只是如果想要离开浔阳外出，恐怕不太方便。”

“这样就好。”梅长苏略感欣慰，松了一口气。这时黎纲走了进来，无声地作了一揖。梅长苏立即明白，起身道：“素谷主，明天参加行动的人已召集齐备，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不敢，不敢，梅宗主请。”素天枢也起身让了让，两人一起离开主屋，来到

后院一处窄小洁净的小屋。

屋内已有约四五十人，正分成数团在研究几张平面图纸，见他们进来，纷纷过来行礼。

“大家辛苦了。”在屋子正中的长方大桌旁落座后，梅长苏也伸手翻弄了一下图纸，问道，“悬镜司的整个地形通道，都记得差不多了吧？”

“是。”

“整个行动的所有细节，这两天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不过今日有药王谷的朋友们加入，所以我再重新说一遍。”梅长苏示意所有人都站近一些，语调平稳地道，“我们的行动时间是明日午间，这时悬镜司换班，已约定好由夏冬想办法带你们进大门。王远，你率十五人在外，监看外围情况，准备接应。郑绪亭带三十人跟夏冬行动。当天悬镜司里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所以一开始会很顺利。不过你们最多走到地牢的外院就会有人反应过来，硬攻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你们要记住，夏冬不会出手帮助你们，她只会旁观，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冲进内院，到达商定好的位置，然后再冲出去。”

这时已有药王谷的人露出想要发问的表情，梅长苏微微笑了笑，转向他：“悬镜司虽然府兵众多，勇悍之势却不如你们。不过在准备突围时，就需要依靠药王谷的朋友们了。如果是在战场上，这些毒粉药虫是阻止不住大军的进攻的，但在悬镜司这样相对窄小的地方，它们就很有用。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只要对方的阵脚有一点点松动，就能突破。外出的路线我选定是这一条，”他的手指快速地在图纸上跳动着，“从这里到后门，虽然比走前门稍远了些，但一路都没有开阔地，限制了弩手。当他们用强弓封通道时，再使用雷火堂的粉烟丸，不过在迷住对方视野的同时，你们也必须在什么都看不见的烟尘里前冲。秦德，你的这十个人都是无目更胜有目的高手，这种情形下要立即到前面开道。只要冲出了悬镜司的大门，后面就好办了。”

“为什么？”素天枢拈着胡须问道，“到了外面，地方空阔，悬镜司兵力众多的优势刚好可以发挥啊，怎么还要好办些了呢？”

梅长苏淡淡道：“因为当天……巡防营追查已久的巨盗会露出行踪，两路人马各追各的人，挤到了一起，那场面可就乱了。对于我们来说，越乱当然就越好了。”

素天枢顿时明白，大笑道：“可以想象，那局面一定有趣极了。”



“至于后续的隐藏，已经安排妥当，我就不多说了。”梅长苏扫视了一下四周，“最后我只想重新提一下那个听起来似乎有些离谱的要求，那就是我需要你们全身而退，最好不要落下任何一个人。明白吗？”

“是！”室内顿时响起低沉却坚定的回答。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片刻的沉寂后，陆陆续续有些人针对各类假定出来的意外状况提问，梅长苏逐一指点解决方法，看他那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样子，显然不知已思谋过多久，耗费了多少心血脑力。

“梅宗主真是奇才，”素天枢旁听了一阵，忍不住感慨道，“那些事你也想得到，我老头子真是服了。”

“说到底，这也就是打了一场小仗，”梅长苏笑了笑，微露疲色，“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敌方的底细，利用战场地势设计相应的战法，预见战事推进的可能过程……这些其实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术，哪里有什么稀奇？”

“呵呵，梅宗主实在太谦了。”素天枢说着伸手过来搭了搭他的脉，摇头道，“不过要说保养方面，你就差了太多，昨晚没睡吗？”

梅长苏见黎纲和甄平齐刷刷向他投来质问的眼神，赶紧道：“睡了，当然睡了啊。”

“怕是没睡着。”素天枢肯定地道，“我带了些药放在晏大夫那里，你这就服一剂去睡吧。这些孩子们的本事都不小，你就放心吧。养足了精神，明天才好坐镇啊。”

梅长苏知他好意，再加上确实困倦，便没有推辞，起身吩咐黎纲好好招待客人后，就带着飞流回房去了。

那一晚他睡得好不好没有人知道，但至少表面上他似乎是在安眠，呼吸沉稳，没有翻覆，整个人拥在厚厚的棉被之中，安静得如同入定的老僧。午夜后雪粒终于打了下来，不密也不大，碎碎地砸在屋瓦上，声音听起来有如针刺一般，窸窸窣窣一直打到黎明。

初五的清早，雪中开始夹着冷雨，寒风也更紧了几分。雨雪交加中一位披戴竹笠蓑衣的女子迷迷蒙蒙地出现在街道的那头，一步一步缓慢走向刚刚开启的东城